

十七 陷入情网

叔华坐在从武昌到汉口的轮渡上。冷飕飕的毛毛雨飘落在江面，接近汉口时，雨雾模糊了天尽头江汉关的轮廓。轮机舱里喷出煤烟，水手朝岸上吆喝着，把绳子投给等在码头上的工人。走下跳板，叔华叫了一辆人力车，去《武汉日报》编辑部。苏雪林和袁昌英理解叔华在武汉大学不甘于做一个无聊的家庭主妇，就建议在武汉的报纸上开办文学副刊，每周一期，由叔华出任编辑。

从有遮篷的人力车上下来，叔华朝编辑部走去，黑色的鞋跟轻轻敲击着走廊。她是去为“现代文艺”副刊送发刊词。1935年2月15日，这篇发刊词发表了，没有署名，用的是编辑部的名义。有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认为，文章作者应该是凌叔华¹。

发刊词开明宗义地指出，“现代文艺”副刊不拉冠冕堂皇的大旗，只是从编者讨论的共识中，提出五项原则来讨论²。

第一，在这个内忧外患交替叠至的时代——许多人都认定要救中国非革命不可，要鼓吹革命非利用文学作宣传不可——但编辑部以为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拒绝宣扬什么“主义”。他们坚信，不论主题是什么，无论是无产阶级受生活压迫的痛苦、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还是历史上奋斗失败的英雄、卑琐平凡人的愚蠢，只要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写出来，都可以成为好文学。

第二，戒除党同伐异的恶习。随着不同文学阵营的兴起，许多作家抛开文学作品的优劣不论，党同伐异，同室操戈。这些文学阵营的影响已经很过分了，而某些作家甚至化名自捧，“鱼目混珠”³。

第三，提倡一种健全的中国文学，尤其在一个“混乱、昏浊、矛盾、顽固、轻浮、嚣张”的时代⁴。提出要促使文学回归五四新文学发轫时“人的文学”理想，反对后来取而代之的那种病态、浪漫（歌德就太过于沉溺于此）的文学，反对用色情、淫秽、暴力来腐蚀青年人心灵的淫猥之作，反对刺探他人隐患、攻讦他人隐私的文学。

第四，主张本刊对于艺术力须力求完整，力图提高白话文学的质量。他们把新文学比作植物，种子需要仔细灌溉栽培，因为现代中国文学还没有培育出可以厕于“世界著作之林”的作品。反对白话作者一味模拟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只讲量的丰富，不求质的精良，粗制滥造，生搬硬套。

第五，由于北京政局不稳，他们希望在别处培育中国文学，认为武汉尤为适合培育文

¹ 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09页，注1。

²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发刊词》，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09-814页。

³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发刊词》，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11页。

⁴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发刊词》，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11页。

艺空气：“武昌为长江上游重镇；汉口是东方芝加哥、汉阳是中国匹兹堡，以形势和工业区域论，又为全国的中心。这片沙漠应被造成锦绣天地的乐园。”⁵

这种文学上的呼吁试图在颓废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功利主义之间开拓一个空间，鼓励一种中国的现代主义，认为文学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武汉的国际地位。陈西滢曾在北京担任《现代评论》主编，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贡献，现在叔华也有了这样的机会。她发表过许多女性的作品，几乎占“现代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数量的一半。发刊词最后一段号召大家投入新的开始：

起来，同志们，春天到了，晴朗的旭日照着，和煦的春风吹着，丝丝的细雨沐着，我们快拿起锄头来开垦。快把文艺的种子撒下去，莫空度这时光，莫辜负这美壤，莫吝惜我们的汗水与精力，丰富的收获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努力！同志们，努力！⁶

提出了想法，叔华就遵照自己的选择，每周乘渡轮渡江去工作。

最初几期，叔华发表了徐志摩书信集的片段和自己的一些小说和散文，包括一篇介绍普利策奖得主布斯·塔金顿的小说《十七岁》的文章。对一位以描写故乡印地安纳州而著称的作家给予特别关注，可以看出她对艾米生活的好奇，同时也说明叔华对表现青少年的心理越来越有兴趣。在《十七岁》里，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傻根”巴克斯塔不幸被一位刚刚步入社交场的轻浮少女迷昏了头。叔华终于在武汉找到了一个明确目标。直到一位年轻而任性的西方人来到家门口，引她入彀，原先她只是从书里看到过这样的人。

十年前，徐志摩为叔华的卷轴搜集了一幅罗杰·弗莱的水彩画。如今，弗莱从前的情人、英国现代画家瓦内萨·贝尔的儿子朱利安·贝尔乘船来到了中国。朱利安是瓦内萨的长子，也是弗吉尼亚和莱奥纳多·伍尔夫的侄儿，在布鲁姆斯伯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朱利安本想在诗歌方面一试身手，但在这个老一代作家和画家的圈子里，他却变得焦躁不安。从剑桥国王学院毕业后，他没能如愿拿到研究生奖学金，便决定离开位于英国文学心脏地带的家庭，出去看看。他想去远东教书，在1935年得到了一个职位——罗杰·弗莱的姐姐玛格丽游访中国后，举荐了他——到武汉大学做英语教授。

朱利安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和皱巴巴的衬衫，满脸自信地跨过甲板，登上了日本轮船伏见丸。1935年8月31日，在地中海，朱利安给母亲写了一封描述行程的信。后来的两年多里，他一直给母亲写信，不久之后，叔华就常常出现在他的信里。带着对冒险生活的新鲜感，这个27岁的青年人描写了他在旅途中的同伴，包括“一个出来环球旅行的很和善的菲律宾年轻人……还有一个阿萨姆邦的茶园主，很讨人喜欢，简直是从毛姆笔下走出来的。”⁷朱利

⁵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发刊词》，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13页。

⁶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发刊词》，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13-814页。

⁷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29页。

安写给母亲的信百无禁忌，瓦内萨特别钟爱这个儿子，始终是他的心腹知己。他甚至在信中提起了自己久治不愈的性病。在朱利安·贝尔的传记中，彼得·斯坦斯基就曾经指出，朱利安喜欢自我暴露：

布鲁姆斯伯里的上一代出于对维多利亚前辈的反叛，推崇一种清晰、真率、坦诚而又合理的人际关系，所以也就认为没有必要在性问题上遮遮掩掩。但是与上一代人不同，朱利安的自我暴露有一种特性，让人觉得他与人交往时更像是在表演。⁸

朱利安一会儿感慨迷人的风景，一会儿又描写“令人销魂的可爱女郎”。对将来功成名就的想象——“我知道，一点点机会，就会让我五十次被冲昏头脑”——在他心里激发起一种殖民者的探索热情。⁹起程前，瓦内萨为朱利安拍了一张照片，他手握步枪，身穿白色热带服装，戴着太阳帽。在伏见丸上的三个星期，他不时惊叫：“今天我在船上第一次看见了野生动物——海蛇。”¹⁰几个段落之后，他又开始描写“当地人”：“船抵岸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野蛮人——叫做“苦力”——很有意思。” [Figure 24]

十月一日，他来到中国，从上海去往南京，然后乘江轮到了武汉。十月五日，在珞珈山上的住所里，他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是星期天早晨到的，终于到了，一切顺利。明天得赶紧准备了，很快就要开始讲课……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可爱——我和系主任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呆了一下午——小女孩大概6岁，很逗人喜欢，跟我也挺投缘。这里一切都不拘俗套——是个内陆的剑桥。”¹¹信中提到的外语系主任是陈西滢，他的妻子和“逗人喜欢的孩子”是凌叔华和小莹。

一周后，朱利安热情洋溢地向瓦内萨谈起了他住在山下的邻居：

系主任陈源教授还有他妻子和我住得很近，他们简直就是天使……非常有修养：他是个批评家，翻译过屠格涅夫（此人也是戈尔迪的朋友）；而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国）画家，也写短篇小说，同时还是汉口一家大报纸的文学版编辑。我听说她被称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殊菲尔，但我觉得在这个名号之外，她实际上更加复杂有趣，尽管她又娴静又文雅¹²。

“陈太太”帮他买来中式图案的布料，用来做窗帘和椅垫。他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布置得像瓦内萨在查尔斯顿的家中那种氛围，那是他成长起来的环境。朱利安在给瓦内萨的信中写道：“我要开始款待朋友了……我们住的地方散落在山上，经常随意串门，让人不由得想起

⁸ 彼得·斯坦斯基及威廉·亚伯拉翰，《边地之旅：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263页。

⁹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34页。

¹⁰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33页。

¹¹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41页。

¹²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42页。

剑桥。”¹³在他一开始写的信里，随处可见这种令人满意的比较。他对邻居的描写，似乎是为了让自己安心：“这里很像是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¹⁴

就像叔华的卷轴在艺术家手中辗转一样，朱利安·贝尔接受了武汉大学的教职，也就进入了一个已经成形的人际关系网。二十世纪初，就像许多五四知识分子把西方视为中国社会改革的范例一样，一些英国知识分子也借助东方来批评西方工业化的贪婪。在伦敦和北京，这两群人交会了。

布鲁姆斯伯里老一代人中，最倾心于中国的人是高兹沃斯·洛斯·迪金森（即戈尔迪）。罗杰·弗莱曾建议他以一位中国官员的视角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宗教的伪善，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迷恋中国了。在《星期六评论》上，迪金森发表了他的第一批公开信，那是四封长篇大论。1910年，由八封信构成的集子《一位中国人的来信》出版了。信中的中国官员谴责了西方对所谓进步的迷信、盲目积累财富和镇压义和团起义的野蛮行为，同时还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中国日常生活体现出的美：

月下花园里的玫瑰，草坪上的树影，杏花，松木的芬芳、葡萄酒杯和吉他；这一切以及生命的悲哀和死亡，长久的拥抱，在空茫中伸开的手，带着音乐和光明逝去的光阴永远成为过去，永远遁入那片寂静的暗影却又不时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拥有的一切、躲避我们的一切、一只飞鸟，一阵从大风中传来的香气——对这一切事物，我们都训练出一种反应，我们把这种反应叫做文学。¹⁵

戈尔迪对中国的想象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完全是英国式的。通过想象另外一种没有被污染的文化，来寻找拯救的道路——但在现实中，他想象中的这种文化在与西方相遇时，已经无可挽救地被改变了。

戈尔迪没有打算欺骗读者，但当《一位中国官员的信》在美国出版时，却引起了纷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即后来著名的“猿猴诉讼案”¹⁶的原告——肤浅地理解了这些信件，并在1906年写了《给一位中国官员的信：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想法》来反驳戈尔迪，指责信中的中国官员对基督教文明愚昧无知¹⁷。

直到1913年，戈尔迪才来到中国。当时他在北京给E·M·福斯特写信，狂热地挥撒赞词：“中国！这是个欢快、友善、美丽、充满智慧的国度，具有古希腊遗风，那么得天独

¹³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43页。

¹⁴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47页。

¹⁵ 高兹沃斯·洛斯·迪金森，《一位中国官员的信：东方人对西方文明的想法》（纽约：麦克劳·菲立普斯公司，1903）38-39页。

¹⁶ 1925年，生物教师斯科普斯，在课堂上讲解进化论，被布莱恩起诉，法院竟处斯科普斯100美元罚款，并偿付全部审判费用。——译注

¹⁷ 乔纳森·D·斯宾塞，《中国式的曲折委婉：历史与文化中的散文》（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74-75页。

厚，充满人情味。”¹⁸其他人也追随着他的道路。戈尔迪的那个时代，阿瑟·威利在国王学院学习古代经典，后来任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和绘画分部，在那里自学了中国文言文和日本古文。他没有去过亚洲，但也将杰出翻译家的声誉留诸后世。与威利不同，伯特兰·罗素和多拉·勃拉克得到了去中国的机会，在20年代应中国新学演讲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1910年，画家和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写了一篇题为《东方艺术》的文章，吸引了英国人对亚洲视觉艺术的关注。1934年，他在剑桥开设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艺术的讲座。

在用于支持教育交流的庚子赔款资助下，罗杰·弗莱的妹妹玛格丽·弗莱也去了中国，在大学演讲，四处考察，参观当地的监狱和工厂。1933年，她见到了凌叔华和陈西滢。离开中国前，她送给他们一幅罗杰·弗莱的石版画。1934年1月3日，叔华写信向她表达谢意：“我们打算把这幅画挂在起居室，相信会得到朋友们的高度赞誉……请向罗杰·弗莱先生转达我们诚挚的敬意，自从不幸的徐（徐志摩）把他在我卷轴上作的画带回来后，我们似乎就成为老朋友了。”¹⁹玛格丽·弗莱的中国之行促使朱利安来到武汉大学工作，而正是在武汉大学，那种蕴含在叔华卷轴里的文化交流，不久就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方式真切地体现出来。

在中国，朱利安的矛盾性依旧表露无遗，正是这种矛盾让他离开了布鲁姆斯伯里。他是在反战家庭里长大的，但从小就在查尔斯顿花园里乐此不疲地玩着打仗的游戏。直到成年，他一直保持着对兵法的迷恋和下乡打猎的爱好。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以便将自己与从前那些把东方浪漫化的英国人区别开来：“他们的确心地善良，也挺有魅力，但除此之外，我真不知道戈尔迪为什么会对他们如此狂热。或许他并不在乎被别人认为感情过于丰富，就像那些比他年轻的人一样。”²⁰在谈到朱利安回避感情时，他的传记作者彼得·斯坦斯基注意到：“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浪漫的人，但他尽可能地隐藏这一点，无论对己对人，……朱利安自认为很讨厌狂暴情绪，但在各个方面，在政治上、在爱情上，他都无法避免这种情感。”²¹他扛着枪，在珞珈山纵横交错的小路上游荡时，叔华正在为他准备窗帘布料。他在日记里描述了她的容貌：“陈源太太（戴眼镜，扁平的脸）”。²²

朱利安开始讲授现代文学课，内容从1890年讲到1912年，介绍这一时期的塞缪尔·巴特勒、约瑟夫·康拉德、奥斯卡·王尔德、A·E·霍斯曼等人。这门课和他的莎士比亚课堂上，多了一个听众：叔华，这位“聪明、善感的天使……我心爱的人”。他向瓦内萨倾诉，她来上课能“促使我尽力把课讲好”，而且还将她与他最崇拜的女人相提并论：“既要做好工作，又要管好家务，你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你、弗吉尼亚、叔华……你们都既是家庭

¹⁸ E·M·福斯特，《高兹沃斯·洛斯·迪金森及其相关的写作》（伦敦：艾德华·阿诺德，1973年）122页。

¹⁹ 凌叔华致玛格丽·弗莱，1934年1月3日，REF/14//3，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²⁰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23页。

²¹ 彼得·斯坦斯基及威廉·亚伯拉翰，《边地之旅：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99-100页。

²² 朱利安·贝尔的中国日记，JHB/3//2，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主妇，又充满才情。”²³

在朱利安早期的通信中，频频提到陈氏夫妇。他写到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担忧。一次，他去陈家拜访，叔华打开她的卷轴，给他看罗杰·弗莱画的水彩画。在起居室里，朱利安看见了弗莱的石板画，就请他母亲也寄一张水彩画来送给叔华。观看叔华临摹的宋明时期名画，他对中国画的鉴赏力也提高了。他还给母亲寄了一篇叔华讨论中国山水画的英文文章，希望能帮她在英国发表这篇文章。11月初，挂上新窗帘之后，朱利安第一次设宴款待陈氏夫妇。谈到叔华时，他写道：“我们一直交往，成了越来越亲密的朋友。”²⁴

11月中旬，在一封写给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中，陈太太变成了休（Sue）：“听说一位中国著名的女作家非常推崇你的作品，你会很高兴吧？……在这儿，我和大家都还不太熟，除了这个叫叔华的年轻女子，我决定叫她休。她告诉我北平也有一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就我目前看来，的确很像伦敦那个圈子。”²⁵

不久后，如果每天见不到叔华，他就会觉得心烦意乱，还在上课时给她写便条。11月22号，他喝醉了，感到非常孤独，终于向母亲坦白了自己强烈的感情：

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难以自拔。哦，亲爱的内萨，什么时候你得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小家伙，在我认识的女人中，她也是唯一可能成为你儿媳的人（现在不可能了，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又比我大10岁），但她确实和跟我们是一类人，是其中最富有才华、最美好、最敏锐和最聪明的人之一。我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我想，等我平静下来，我会让她爱上我，现在我心理上还没什么负担……不过，我自己也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²⁶

12月初，他正坐在桌前给瓦内萨写每周一封信，叔华顺道来玩，在信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她仔细一看，发现这是在写他们之间的隐秘关系。她要求朱利安烧掉这封信，但后来他又再次把这些事情写在信里，寄给了他母亲：

昨天我刚开始给你写信，休就进来了。看到这封信里谈到她的一段话，非常恼怒，她现在在威胁说要和我一刀两断——感谢上帝，不是断绝我们的友情。今晚早些时候，我们又闹得筋疲力尽。不过，我想，我最终会让她明白的——我现在陷得那么深，如果不能说动她，我会很失望。在我爱上的所有人里，她无疑是最严肃、最重要、也是最成熟的人——也是最复杂和最较真的人。²⁷

²³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49-50页。

²⁴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56页。

²⁵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58-59页。

²⁶ 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5年11月22日，CHA/1/55/3/15，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²⁷ 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5年12月6日，CHA/1/55/3/15，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以信件来透露的这件事——让人想起徐志摩去世后围绕信件发生的争吵——暗示了，在涉及凌叔华与朱利安关系的材料中，几乎全都是他的视角描述的。我能猜得到，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她，让她爬上山坡去他屋里或者与陪他一起到汉口去买东西。他需要一个中国文化的导游。多年来她一直在编辑丈夫的荫护之下，如今终于能够颠覆这一角色，接过中国文化权威的衣钵。她没有出洋留过学，朱利安的介绍弥补了这些西方的知识；她教他画中国画，每天早晨给他上中文课；他请母亲寄给她一幅画，她帮他挑了一件骆驼毛里子、深蓝绸面的中国长袍。

我也能猜到，为什么她甘冒破坏家庭生活稳定的风险，去与一位几乎小她十岁的外国人调情。她丈夫的一丝不苟和文笔犀利是出了名的，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她有一次把他对她的作品的批评说成是“泼冷水”²⁸。而朱利安则对她大加恭维，将她比作契诃夫和其他著名作家，助长了她的自负。叔华告诉他，他让她想起徐志摩。正如曼殊菲儿之于徐志摩，她也能够成为朱利安的导师，并通过他接触到一个更加宽广的艺术世界。叔华和朱利安都天性浪漫，也同样渴望文学名声。不过，那些具体的细节——他们住所之间的花啦，她帮他买东西啦，她展开画给他看啦——全都出自朱利安的笔端。若有可能，她无疑会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展现他们交往的细节。

人们一直用一种只能被称为文学窥阴癖的方式，去思考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生活。在这方面，布鲁姆斯伯里派作家与中国早期现代作家有类似之处，他们的个人生活总是令人非常好奇。我刚刚发现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派之间的联系时，就陷入了一场争论之中。我仔细阅读那些已经发表和存档的弗吉尼亚、瓦内萨和朱利安的信件，偷听他们亲密的倾诉，最后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们写这些信只是为了被像我这样饥渴的人阅读。珍妮特·马尔科姆把布鲁姆斯伯里派之所以能始终保持魅力的原因，归结为他们作品中丰富的自我暴露描写：

那些才华不输于布鲁姆斯伯里的才子们（弗吉尼亚除外）的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生平却越来越受关注。他们的生活真的这么有吸引力吗？或者，只不过像我们发现的那样，因为他们下笔精妙，而且不断地自我表现和彼此表现？当然是后者²⁹。

朱利安对闲言碎语的喜好，在一封从武汉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现得很明显。信是这样结尾的：“再给我写信吧，亲爱的人。把所有的流言蜚语都写上。”但是，在这种热衷于自我坦白的写作中，那些被迫卷入的配角怎么办？我有些犹豫，不知道如何表现叔华与朱利安的交往，我不愿意她与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联系，只是提供了一些供人猎奇的谈资。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社团的通讯中，一些短文提到叔华时，把她视为一个通过朱利安·贝尔进入布鲁姆斯伯

²⁸ 郑丽园，《如梦如歌》，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8 年）960 页。

²⁹ 珍妮特·马尔科姆，《一间自己的房子》，《纽约客》71 卷，15 期，（1995 年 6 月 5 日）：64 页。

里圈子的人³⁰。在讲述她的生活时，这是一个重要事实，但却忽视了朱利安也是以同样方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圈的，除叔华外，这个圈子也与他密切相关。凌叔华并不是由于认识了朱利安·贝尔才在中国成名的，早在朱利安的远东冒险开始之前，她就已经名列《中国新文学大系》了。

朱利安·贝尔的书信让我又着迷又厌恶。在这些信中，我捕捉到了叔华被歪曲的形象，也窥见了朱利安的文化沙文主义、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傲慢，最恶劣的时候，在他对“野蛮的苦力”和“恶魔般的中国艺术品”的描述中可见一斑³¹。抛开这些另一个时代的信件中出言不逊的细节不谈，我发现自己对于正竭尽全力去追溯的这个人的生活依然所知甚少：叔华是什么样的人、她做了些什么、她为什么这样做。

朱利安把这些无遮无拦的信寄回家，意味着他个人生活的奇遇成了全伦敦和查尔斯顿客厅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瓦内萨当着全家人大声朗读他的来信。12月17号，弗吉尼亚写信给他，提到了他新的意中人：“亲爱的，顺便把我的爱带给你的情人，如果她是我所爱的人的话。这句中国魔盒般的句子是送给你的！”³²同一天，朱利安从武汉写了一封信，告诉瓦内萨，他们爱情跃进了一大步，还列举了可能出现的结果：“等着‘一切都已败露’的电报……或者听说我和她结婚并在这个国家找到了别的工作。或者她自杀了，就像她常常威胁我的那样。但是，不用担心——最坏的就是自寻烦恼了（当然，我不太相信她会自杀）。这一切都有点不真实。”³³

第二天，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朱利安描述了事情的新进展。陈西滢走了。日本人攻占了北京南部地区，叔华很担心她的母亲，就来向朱利安求援。因为尽管有传言说日军在那儿奸淫劫掠，无恶不作，但老人家还是不愿意离开北京。

然后，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从没有爱过……整个氛围就像一本俄国小说……她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有很多苦恼：她说她什么也不敢相信了，现在却在努力寻找爱情、寻找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她娇弱、敏感、情绪非常复杂——她常常自我反省，但感情又非常脆弱敏感，这折磨着她。……昨天晚上，她无论如何也不肯和我做爱。她看起来很可爱——最重要的是，我让她把眼镜摘了下来——而她马上就镇定自若，对自己的世界充满信心，调皮得像个少女。³⁴

³⁰ 西尔玛·米耶若维茨，《弗吉尼亚和凌叔华：文学与艺术通信》，《弗吉尼亚·伍尔夫杂记》18期（1982年春季号），2-3页；帕垂西娅·劳伦斯，“中国的曼殊菲尔”：凌叔华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杂记》39期（1992年秋季号）：7页。

³¹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83页。

³² 弗吉尼亚·伍尔夫，《新月如钩：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N·尼克森编（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79），452页。

³³ 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5年12月17日，CHA/1/55/3/15，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³⁴ 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5年12月18日，CHA/1/55/3/15，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叔华告诉他，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只是当时不肯承认。她与陈西滢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朱利安写信给他的朋友埃迪·泼莱菲尔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古怪的罗曼史”，说叔华是一个“既爱吃醋又不想丢面子”的人³⁵。他把成为她的“丈夫”看成是两人的幸福结局，却似乎没意识到这意味着要拆散她现在的家庭。

朱利安成长的家庭环境和一般人不同。他的母亲瓦内萨·斯蒂芬嫁给了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朱利安和昆廷。但几年后，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在与罗杰·弗莱谈过一阵恋爱之后，瓦内萨和艺术家邓肯·格兰特没有结婚，但形同夫妻，并终生保持关系。格兰特（有时还有他的同性恋人）和瓦内萨住在一起，像父亲一样对待她的女儿安吉利卡。或许正是这样的背景影响了朱利安的草率性格，虽然他也承认——在一次谈到可能需要钱做回家的路费时，他对母亲开了一个并不轻松的玩笑——说，和叔华不一样，他最后可以逃跑。

叔华也不是在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下长大的。在《古韵》中，姨娘们在争斗的时候也提到了私通，说别人“在床上养个小白脸”³⁶。叔华年轻时，自由恋爱是一个时髦话题；强调浪漫的选择以及在两性关系上是否有魅力曾是判断现代女子自由与否的标准，当然也仅此而已³⁷。正如与叔华同时代那些文学青年的生活所展示的，许多在爱情关系上进行的尝试，都有悖于过去的标准。不管叔华怎么犹豫，在她与朱利安策划冬天去北京幽会的时候，他们已经背离了这些标准。

他们告诉别人去北方是为了探望朋友。最后叔华有了一个急着赶到北方去的理由：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病了，她年纪大了，病得很严重。13年前，在陪同画家马丽·奥古斯塔·马里金游览北京时，叔华认识了这位已经不年轻的未婚教师叫做覃特，那时她和覃特经常一起去紫禁城看展览。覃特帮助叔华练习英语，还鼓励她继续写作、画画。

1936年1月3日晚，叔华比朱利安早离开武汉。列车向北行进，她看着外面移动的景色，给朱利安写信。这封信用铅笔潦草地写在纸上，纸边如今已经破损，是存留下来的少数从叔华角度描述这次恋爱事件的材料之一。

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冬天的风景很美，我很高兴再次看见辽阔的平原，平原上散布着的雪白雪的积雪和枯黄的干草。远山上的棚屋很美，我喜欢它的形状，显得那么清晰，轮廓分明。山脚下总有些树林，树枝光秃秃的，与嶙峋的山峰也很相配。河流结了冰。我真高兴又看见了冰面泛出的柔光。啊，我多么喜欢华北！多么美的世界！³⁸

³⁵朱利安·贝尔致埃迪·泼莱菲尔，1935年12月27日，MISC/82/9，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³⁶《古韵》，90-91页。

³⁷坦尼·E·巴葵，《中国女权主义中的妇女问题》（德汉姆 N.C.:(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49-55页。

³⁸凌叔华致朱利安·贝尔，1936年1月4日，CHA/1/55/3/16，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在一段长长的附言里，她的情绪变了。她用一下午时间读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这是朱利安向她推荐的，说是与她的小说相似。她不同意这种看法，告诉他：“读这些作品我并没有发现多少乐趣。”同一卧铺车厢的女人下车了，她陷入了忧郁的沉思：“窗外的风景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担心明天晚上看到病重的覃特会太晚了。……我的担心总是会变成现实……好了，我得打住了。将一个人的悲伤讲给另一个要来度假的人听，是不公平的。”

她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她刚刚离开武汉，覃特就去世了。在干面胡同的家里，她坐在炉子旁边，但还是觉得冷。她母亲劝她去外面走走，但在叔华看来，最近的军事管制会让她更加压抑。1月8号，她写了一篇祭文，追忆了当初她还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青年作者时，这位老师给她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抒发了物是人非的哀思。覃特家的园子里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竹影摇曳，柿子树上挂满累累果实。现在，它却锁着，一片沉寂：

竹影寂寂的在窗上摇曳，骆驼在落寞中过去……几年来亲友的死亡与国土的丧失成一近比例，我的心已经变成一棵经霜的秋草，有和煦的阳光照着就能在地上多活一天，再来一次风雪，恐怕禁不住了³⁹。

叔华在北京的第一周感到的寒冷，与朱利安开始假期时的兴高采烈形成了鲜明对照。他写信给朋友埃迪说：“我在这里，在沙尘暴里，在中国北方的平原上，在去往北京途中，我要去和情妇一起度过20天的假期。”⁴⁰到北京后，他住进了外国使馆区德国人开的顺利饭店（The Hotel du Nord）。他住的地方在哈德门街上，直接对着干面胡同南面，中间是一条跑黄包车的短道。在他的房间里，叔华终于与他缠绵一番。在1月18日写给瓦内萨的信中，写到叔华在一家温泉里洗完澡后，朱利安的热情迸发了：

我享受着生活，就像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样：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时像巴黎一样奇特，你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带着情妇去巴黎更完美的事情吗？她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她委身于你，充满魅力，饮食口味也无可挑剔——这是世界上所有浪漫男子的梦想……还有，我要结识中国知识精英，还有英国的，要去剧院看戏，要去滑冰，还要做爱。⁴¹

他的兴高采烈，与叔华一个多星期前那篇文章中表达的失望显得前后矛盾。她这么快就克服了自己的悲伤吗？她会这么不顾一切地投入这场恋情，重新体验青春时代的北京？按

³⁹ 凌叔华，《悼克恩慈女士》，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664页。

⁴⁰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73页；彼得·斯坦斯基及威廉·亚伯拉翰，《边地之旅：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267页。

⁴¹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75页。

朱利安信中的说法，她新烫了头发，摘下了眼镜，打扮得比平时更华丽。她带他去买古玩，计划着到城外去观光。到了晚上，在她的房间里，她喂他喝甜甜的圆白菜汤。他描写那所房子是“一套带走廊的平房——不，叫我说，是‘亭台楼阁’——园子里有开着花的树，很空旷，也很美。房间很大，很空，没有铺地毯，有炉子供暖，还有一扇拱形的窗户。”⁴²

和叔华一起外出让朱利安很兴奋：

我们幸福极了，傻乎乎的……我们在一家餐馆里吃饭，可惜在中国餐馆里，你没法炫耀你身边的情妇，因为你完全被隔绝在一些小房间里。这家别致的中式餐馆墙上挂着字画，字是由一位将军和一位前任总理题写的，墙上的画是某位还在世的画家的作品，身价可是现在最贵的——全都挂在房间的四壁，屋子里还有满是尘土的炉子，石头地板，油纸糊的窗户。他们确实对艺术很认真⁴³。

在北京，朱利安拜访了哈罗德·阿克顿，一位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英国作家和翻译家。他设宴招待了朱利安，此人的艺术品味给叔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带他和朱利安去拜访齐白石，齐白石挥洒自如的国画在中国享有盛誉。在一封前几天写给瓦内萨的信中，朱利安把齐白石叫做“画画像马蒂斯的北京老头”⁴⁴。自从那次叔华帮父亲主办画会以后，她结识了齐白石。朱利安和哈罗德·阿克顿想买画，齐白石给他们开了低价。朱利安选了一张鲤鱼。齐白石又专门画了两幅小的送给叔华。

1月下旬，这对情人花了一天到西山去游览寺庙。从一张照片可以看出，那天叔华穿着一件长狐皮大衣，戴着相配的帽子。她蹲在一组盘腿的罗汉雕像间，脸上笑意盈盈。不过，他们不久之后就不得不考虑回武汉的事了。朱利安的母亲担心他铤而走险，他回信安慰她，提到了与叔华结婚的话题，不过，他说两人都未必会想要这样的结果。他们打算在武汉继续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朱利安给埃迪写信，预言说，如果他们的事情被公诸于众，叔华就会离婚。他写道，这样的结果对她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她“很有福气……有大量家产，又可以轻松地通过写作和画画来养活自己。”⁴⁵这似乎是他在作一项合理的安排。在写给瓦内萨的信中，他辩解说叔华“很有骨气，不会在任何事情上依附他人”，并宣称，她年内打算去美国，和她妹妹住半年，然后假道英国回来⁴⁶。在原来的信里，他曾经说过她一度想去跟罗杰·弗莱学画，但因为父亲父亲的阻止而未能如愿。

2月5号，朱利安满了二十八岁，那时叔华三十五、六岁。他向母亲抱怨道：“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心情不好，还没有太大作为……不过，我还有两年才满三十岁……我必须想办法把我各种乱糟糟的想法梳理一下……我相信，我真正要做的事是写一本传记，现在时兴

⁴²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76页。

⁴³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78页。

⁴⁴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56页。

⁴⁵朱利安·贝尔致埃迪·泼莱菲尔，1936年2月3日，MISC/82/9，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⁴⁶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6年1月26日，CHA/1/55/3/16，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这个。我能够……在休的帮助下，创造出一位中国名流，创造出他的人生吗？”⁴⁷

中国成了一个舞台，让朱利安展现自己，成为传记里多愁善感的男主角。有叔华作为他的“秘书兼翻译”，他可以写一部让人信服的作品，记录下海外的旅行是怎样使他在感情上获得进展的。⁴⁸在英国，评论家们对他诗歌评价平平；或许，通过一种新文类的写作，他可以在英国文学中获得立足之地。回武汉后，在一封回顾他们假期生活的信中，他显得有些泄气：“我以为来中国会是一次探险，但我发现，它带来的似乎是一个自我审视和沉思的时期。”

⁴⁹

如果说朱利安做事很少考虑后果，他母亲和埃迪·泼莱菲尔却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不断敦促他要慎之又慎。他那么肆无忌惮地写这件风流韵事，他们担心流言蜚语会通过英国传回武汉。瓦内萨训斥他说：

你说休打算离婚——但孩子怎么办？如果你真不想和她这样长久私通下去，我的确相信你是这样想的，那么，这种关系因为你而终止会怎么样？因为她比你大十岁，这件事即使不带来悲剧，对她来说也肯定也不是什么收获——我能预料到，如果你们只是被流言蜚语拴住彼此，或者由于你们的关系而导致叔华众叛亲离，都会使她的处境不利，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⁵⁰

在武汉，他们以合作关系来掩盖私情。去北京之前，朱利安已经开始帮着叔华把她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他还寄了一篇叔华的文章给瓦内萨，文章谈的是西方写实绘画与中国水墨画的差别以及中国书画同源的文化习俗。瓦内萨没能帮叔华在英国发表这篇文章，但她却开始了艺术上的相互交流。她把自己一幅水彩画寄给叔华，叔华把画挂在了起居室墙上弗莱的那幅石板画对面。朱利安把叔华短篇小说的译文寄到英国，希望把她介绍给英国的读者。

朱利安向埃迪描述了翻译的过程：

我称它为翻译，但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有可能发生。她自己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一种很好理解的、语法规则的文字。然后我再反复询问她想表达的确切微妙的意思，做一些字词上的改动……弄清了确切含义后，我就造一个英文句子，把那些简略的词语扩展成意象，加进英语里与之对应的成语或习惯用法，然后调整时态的变化，再打出来。⁵¹

⁴⁷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82页。

⁴⁸ 帕垂西娅·劳伦斯，《莉丽·布里斯科的中国观：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哥伦比亚：南卡罗林那大学出版社，2003年），69页。

⁴⁹ 彼得·斯坦斯基及威廉·亚伯拉翰，《边地之旅：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270页。

⁵⁰ 瓦内萨·贝尔致朱利安，1936年1月25日。TGA9311.24，档案（伦敦：塔特画廊）。

⁵¹ 朱利安·贝尔致埃迪·泼莱菲尔，1936年3月17日，MISC/82/9，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文学研究者帕特丽西亚·劳伦斯认为，朱利安把叔华简练的语言、尤其是某些一语双关的成语拆得七零八散，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她在她中国很著名的优雅文体⁵²。通过将叔华的文章变得浅显易懂，朱利安帮叔华建立起了她一直渴望的与西方文学界的联系。他向埃迪承认，他也希望给自己挣得名声。“我在文学史也会有我的地位，毕竟，是我在她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对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⁵³他帮助叔华翻译的这些小说都是在他们认识前写的，但他却对朋友称之为“她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他们翻译了三篇小说，包括《无聊》、《疯了诗人》，这两篇都发表在《天下月刊》上。在头一年，朱利安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七首诗歌。1936年春，朱利安把这些小说寄给作家大卫·噶奈特，后者又把这些打印稿寄给了瓦内萨，建议她投给伦敦的《水星》杂志。但这次还是没有成功。

叔华一直去听朱利安的英国现代文学课，他已经开始介绍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作家了。他给姨妈弗吉尼亚写信说：“我对学生谈起你们的讲座，从中获得了大量平静和快乐，我已经讲了戈尔迪、梅纳德、贝蒂耶，下周讲克莱夫和罗杰”⁵⁴。但朱利安对武汉这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开始大发牢骚。他嘲笑他的学生和同事，说他们的批评能力已经被天生的感伤气质给腐蚀了。在一封写给弗吉尼亚的信中，他的种族偏见更加明显：“我正在指挥一场反对感伤、净化写作的战斗，这是他们最需要的。这些人对糟糕透顶的浪漫作品也都甘之如饴，就像黑人贪喝荷兰酒一样。这就是仅仅凭感觉生活的结果。”⁵⁵在给瓦内萨的信中，他捍卫自己的西方优越论，指责这些中国人，生怕自己也沾染上他们的毛病：“他们有时候就像原始人，完全凭直觉行事，毫无顾忌地放纵自己……我觉得我们对他们的理解远胜于他们对我们的理解”⁵⁶。就这样，朱利安很轻易地忽略了许多中国人、包括武汉大学的大多数教师，他们留洋多年，无论是用英文交谈还是写作的能力都比他的中文好得多，而且也深谙西方文化。

布鲁姆斯伯里派的现代主义者并不是经常去欧洲以外的地方探险，但他们把旅行作为一种自我探索的形式，因此对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上拥有的地位更加确信无疑。而同时代的中国人前往西方，则是为了寻求抵抗西方国家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国之道，心里怀着对祖国文化前途的忧虑。作为《现代文艺》的编辑，叔华呼唤能厕身于“世界著作之林”的中国文学，而朱利安却发现他的这个学生写的东西太多地模仿了“世界著作之林”中的某些流派。从他的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即使在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中也仍然有人还在坚持殖民者的思维定势。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封写给朱利安的信中，把中国比作是青花瓷器，在西方人心目中，它就用来悦人眼目的商品而已。她用这种殖民交易中最典型的物品来代表东方：“你和中国佬——我是指那些学生——交朋友吗？对我来说，你现在的的生活就像青花瓷盘上的场景一样，

⁵²帕垂西娅·劳伦斯，《莉丽·布里斯科的中国观：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哥伦比亚：南卡罗林那大学出版社，2003年），93-94页。

⁵³朱利安·贝尔致埃迪·泼莱菲尔，1936年3月1日，MISC/82/9，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⁵⁴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02页。

⁵⁵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22页。

⁵⁶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03-104页。

难以想象。在这边，我们每天都得面对现实。”⁵⁷几个月后，她再次提到了这个比喻：“我觉得，中国有点儿像一个青瓷花瓶；爱情是这瓶上的花朵；而你正嗅着它的芬芳。”⁵⁸她鼓励朱利安把中国之行当成提升自己的途径。“我希望几年后，情况会好起来。这是一种经历。实际上，我觉得你十分让人羡慕。如果我还是你这样的年纪，我也希望能够在中國呆上三年。”

59

朱利安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叔华，因为她总是来朱利安屋里。他找个差事把仆人打发走，但他们还是担心被发现。叔华不愿意朱利安去拜访其他女性朋友，也不想让他参加自己无法出席的聚会。叔华有些神经质，朱利安向瓦内萨吐露了这一点：“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她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或许，这很像伍尔夫；她描写各种人物场景，但她笔下的人物，气质和风格与她自己都很相像——伍尔夫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⁶⁰

随着这段婚外情最初的兴奋被消耗殆尽，朱利安开始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虽然不能对当地的紧张局势视若无睹，他还是认为欧洲才是值得投身的战场。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国民党却继续在加紧独裁统治，共产党则建立了延安根据地。朱利安对中国复杂的政局没有兴趣，他通过报纸和书信，关注着欧洲右翼独裁制度的兴起，希望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斗中去。当时武汉已经开始流传内战的传言，学生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而组织了罢课，武汉大学校长和系主任们的职位岌岌可危，但朱利安最关心的，却是叔华会离开武汉，迁到四川的临时校园去。

他出去打野鸭，造了一艘帆船去附近的湖中游玩，搜集绘画和青铜器，增加收藏。六月，他离开武汉去长途旅行，同行的是一个学生和一位英国的地质学家。他们逆江而上，来到四川，登上了峨眉山。他从重庆给瓦内萨寄了一封信，里面的一首诗歌提及了他和叔华的关系：

交合之后

压过，陷入，纠结的网，
脆弱的维纳斯，迷惑的战神，
陷坑的罗网已经铺上，
像潮涌的星辰，布满锈痕。
自然的外皮抵挡不住
相结合，被穿透：

⁵⁷弗吉尼亚·伍尔夫，《留下这些书信直到我们死去：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N·尼克森编（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80），21页。

⁵⁸弗吉尼亚·伍尔夫，《留下这些书信直到我们死去：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N·尼克森编（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80），32页。

⁵⁹帕垂西娅·劳伦斯，《莉丽·布里斯科的中国观：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哥伦比亚：南卡罗林那大学出版社，2003年），59页。

⁶⁰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6年5月9日，CHA/1/55/3/16，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墨画的节肢动物

繁衍后代，是切嚓有声的战斗。

肢体在海的拥抱中扣牢

咸味的黏液，沉向海的深处；

逃逸，海风的呼啸

飞过又冷又红的落日，黑色的断树，

陡峭的英格兰鸟语悬壁，直到衰老，

在沙滩上纠结着，我们睡熟。⁶¹

这首充满海洋隐喻的十四行诗呈现了一幅近乎对抗的交媾图景，与其说表现了两性的结合，还不如说展现的是两性间诱捕的过程。他是在与叔华分别期间写下这首诗的，他借此来逃离彼此间的“拉锯战”，通过诗歌逃回英国，逃到舒适的家中，逃到母子情深的关系中。他把这首诗寄给了他母亲，而不是叔华。

他也给叔华写信，催促她按照他的建议继续写自传。他原本打算在叔华的帮助下写一本中国名流的传记，却变成了鼓励她去写她自己的生活。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向他母亲谈到了这个想法。叔华写她的童年生活，朱利安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他相信，这本书在美国和英国销量应该不错，叔华就能赚到一些钱。即使她的婚姻解体了，这些钱也足够她支撑一阵。在听叔华讲了她父亲娶第六房姨太太那一章的内容后，他向瓦内萨宣称，“绝对有吸引力——我能想象出来，弗吉尼亚会喜欢的，那些奇特的现象肯定能引起她的兴趣，那都是另一个民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⁶²

在旅行中，朱利安观察到了更多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但他既不表示同情，也不考虑政局对他们的影响，而是对这些人充满厌恶：“我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有强烈波动，它看上去总是那么富有魅力，有时这儿的人也很美，更多的时候那些精湛的艺术作品令人惊叹，但它又是如此肮脏、病态、人满为患，让人毛骨悚然，觉得他们只是些不断繁殖的细菌。”⁶³

夏天快结束了，朱利安从成都飞到北京去和叔华重聚。五月，他曾向瓦内萨谈到他的旅行路线，这次旅行的终点在北方，他要去“与休和她妹妹会合，可能会在北京附近的一座寺庙里见面。”⁶⁴叔华得知艾米会从美国回来，所以决定夏天去北京。我不知道，艾米那年八月在北京是否见到了朱利安·贝尔——或许在那座寺庙里，当她为印地安纳波里斯的家买画的时候，他们见过面——但我可以设想，她会猜到叔华与朱利安真正的关系，发现叔华假道美国去英国的真正意图。叔华甚至曾考虑过在堪萨斯大学申请一份工作。艾米可能很生气，她会警告叔华，如果生活中让事事追求浪漫，总有一天会导致悲剧。而叔华呢，可能会觉得艾米目光短浅，不懂什么叫真正的情感，把她的话当作耳旁风。

⁶¹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41页。

⁶² 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6年6月16日，JHB/2/6，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⁶³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43页。

⁶⁴ 贝尔，昆廷编，《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与书信》（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38年）114页。

朱利安再次住进顺利饭店，但这一次，北京没有给他提供太多浪漫欢欣。陈西滢和小莹也一同来了，两人私下约会变得很困难，而且叔华还在医院里呆了几天，做一个小手术。朱利安将这次手术称之为“女人的麻烦”，不过，他向朋友埃迪保证叔华的手术不是因为怀孕。尽管如此，叔华在北京还是费了不少心思给他家里买礼物，为他妹妹买了一件满族的宫廷服装。在北京，朱利安写信、逛商店，买了两幅小型壁画，和艾米买的那幅很像。从美国报纸上，朱利安读到了西班牙的情况，得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在七月爆发了内战。和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反战态度不同，他开始考虑去当志愿兵，参加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然而，他与武汉大学的聘书至少还有一年才到期。

十月初，朱利安从武汉写信给埃迪，说他觉得学校里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他和叔华的关系。几个星期后，西滢与叔华当面对质，追问她和朱利安长时间呆在一起的原因。他们之间随后就互不理睬了，两人之间的交流，靠的只是一本西滢留下给她看的日记。他告诉她，她必须作出选择。叔华夜不能寝，服用安眠药，还买了一些粗劣的老鼠药想自杀。以死威胁，和她家里的姨娘们在表示“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时使用的手段如出一辙。朱利安日记中有一首没有写完，也没有日期的诗，诗的第一节就暗示了她的痛苦：

我的爱人不在她冰冷的床上
窗帘飘荡犹如波浪起伏
她的脑海里只有幻影在追逐
那里有优雅居住，美丽徜徉⁶⁵。

十月的一天，陈西滢出现在朱利安家，无论是无意撞见还是故意捉奸，他当场抓住了朱利安和妻子。他打碎了门上面的玻璃，想冲进卧室去。1936年10月31日，朱利安写信给瓦内萨，告诉她事情败露了：

那么，老实说吧，我们被抓住了——当时场面如此荒唐，搞得大家都没有面子；我觉得很滑稽——的确很滑稽——但现在我不想详谈。然后，今天晚上会有一个说法，一个暂时的协定——也有可能以后就只能这样了。此前她丈夫完全被蒙在鼓里，现在气得要命，因为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妻子有了外遇，想想这些，他的做法算是很通情达理了。他没有马上要求离婚，而是提出了别的方案——不大动干戈、私下了结的办法——要么他们暂时分居但不离婚，要么她回到他身边，与我断绝关系。她选择了后者。我打算辞职——装出若无其事地辞职——以平息这种紧张的关系；我会说是家里让我回去，具体原因不便透露，这大概不太光彩，所以对英国的朋友，我会说我是出于政治原因离开的。⁶⁶

⁶⁵朱利安·贝尔的中国日记，JHB/3//2，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⁶⁶彼得·斯坦斯基及威廉·亚伯拉翰，《边地之旅：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290-291页。

叔华没有遵守协定。她偷偷给朱利安写信，想背着陈西滢去和朱利安见面。她这么孤注一掷，让朱利安感到不安，但他还是回应了她，并向埃迪夸口说，叔华会把这段风流史写出来的。朱利安在信中说，这会是一篇重要的作品，还说，“我终将在文学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目的。”⁶⁷叔华计划逃到美国去，她可以住在艾米那里，但最终，她能做的只是买一张车票，去了北京。

她走后，朱利安与两个刚刚来到武汉大学的年轻女子过往甚密。廖鸿英和英纳斯·杰克逊都是马杰里·弗莱的学生，最早是在萨默维尔学院相识的。廖鸿英回中国后，在武汉大学农学院任教，而英纳斯则在这里学习古文。朱利安邀请她们来家里吃饭，一吃就是很长时间，想和她们两人调情，故伎重演。⁶⁸

不过，北京的火山（朱利安在给埃迪的信中这样称呼叔华）依然有威慑力。她写信细细倾诉她的愁苦，说自己想要回武汉。朱利安害怕陈西滢会因此将丑闻公开，劝她按兵不动。他没有想到，叔华也给丈夫写信，要求和朱利安见面。陈西滢拒绝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见朱利安劝她留在北京，叔华很恼火，指责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子。朱利安用打字机给她写了回信，外面看起来像是公函，他告诉瓦内萨，这是为了防止叔华以外的人打开这封信。

（1936年）12月12日

最亲爱的休：

你来信责骂我，令我不知所措，不过我会尽量忍受，不跟你计较。我有必要向你说明清楚。我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你竟然会说出这些刻薄伤人的话，说什么我要为我的行为后悔之类的，却不考虑我已经很不开心了。本来你只要告诉我真实情况，就不会有这么多烦心事了……想想这些，我相信你确实可能会干蠢事，就想阻止你去做……

你说我把你当成小孩、当成一个事事要别人操心的人来对待，我觉得这不过是你糊涂罢了。你自己也清楚，我对你有多认真，甚至经常因为你而否定自己的判断、接受你对别人、对武汉大学的看法、在我们的交往过程中也是什么都听你的。……为什么你竟会觉得，我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现代女性？难道你认为我在经济学或军事谋略方面懂得比你多，就是我的失礼？或者认为你在艺术上知道得比我多，你是大作家而我不是，你就比我优越？……

朱利安⁶⁹

书信来往一阵之后，叔华很快回到了武汉，这显然让陈西滢很失望。她和朱利安憧憬着将来在欧洲重聚，直到她听说了朱利安与英纳斯之间的传言。两天后，她把一封未具名的信从朱利安门下面塞进去，再次离开了武汉。

⁶⁷朱利安·贝尔致埃迪·泼莱菲尔，1936年11月27日，MISC/82/9，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⁶⁸英内斯·荷丹，《廖鸿英的人生片段》（英格兰德里汉姆：拉克斯出版社，1996）81页。

⁶⁹朱利安·贝尔致凌叔华，1936年12月12日，CHA/1/123，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我今晚离开，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只有老天知道。咫尺之遥，却不能彼此相见，这是多么残酷！……相信我的离去，对这里大家都有好处，至少让我觉得自己以后不会碍某些人的事了。西北军和日本人、还有土匪打仗打得很厉害，京汉铁路可能很快就会被切断，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母亲和朋友也劝我，我还是拿定主意北上，我将要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我在为谁受这种折磨？谁也不为！或许，我一生将为这件事情而受罪。⁷⁰

在这种混乱的情绪中，最后一期《现代文艺》出版了。1936年12月29日副刊刊登了一篇停刊词，对22个月的时间里出版95期的成就表示欣慰。编辑部最初还担心缺少投稿，但后来小说和散文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因此，刊物并不是由于好文章太少而“病故”，而是因为“遇难”⁷¹。文章没有说明所“遇”的“难”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开支短缺或是政治问题，或者甚至是因为叔华个人的烦恼。

在北京呆了一两周之后，叔华去了上海。这两个地方朱利安都给她去信。但似乎都没能打破僵局。他们说好，朱利安飞到上海作最后一次会面，但因为天气没去成。他们又把会面地点改在了香港，朱利安将于一月初从香港乘船去欧洲。一月中旬，朱利安写道：“啊，不管怎样，亲爱的，不必搞得那么紧张，这不是世界末日：你去英国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像从前那样轻松自在……但我们得在中国再见一面，我会尽力实现的。”⁷²

为了使去见叔华的计划不被别人发现，朱利安假装要坐船去南京，然后从上海离开中国。一位加迪讷斯海运事务所的朋友在报纸上杜撰了一则开行通告。人们很希望院长陈西滢能主持朱利安的告别宴会。朱利安曾故意挑了些词语来形容他：“有一种冷面幽默，眼光挑剔——属于乏味、狭隘的那种人——这是在文学上；学究气很重。疼女儿……过去——或许现在也仍旧——爱妻子……一个骄傲——自负——顽固的人；也是个不可小觑的对手——至少在智力和诡计上如此。”⁷³尽管有学生对他们喜爱的外籍教师被解雇感到不满，陈院长还是压抑着自尊，在招待会上作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在回国途中，朱利安偷偷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

叔华的南方之行有两个目的。她卷入了一场家庭战争。父亲死后，叔华同父异母的姐姐——她过去在广州照看凌福彭的荔科技园——知道这片临近港口的地很值钱，就企图据为己有。家里另一位在奉天的姐姐，很可能是淑芝觉得这不公平，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尤其是因为大姐在广东嫁的人家已经够有钱的了。因此，她鼓动叔华也来争夺自己的一份。朱利安希望这能为叔华提供自立的资本，也鼓励她卷入财产的争夺。

1937年1月29日，一封给里奥·陈太太的信寄到了广州新亚洲旅馆。过去，武汉大学

⁷⁰ 凌叔华致朱利安·贝尔，1935年12月20日，CHA/1/123，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⁷¹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停刊之词》，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815页。

⁷² 朱利安·贝尔致凌叔华，（1937年1月），亨利·W和阿尔伯特·A·伯格搜集的英美文学集（纽约：纽约公共图书馆）

⁷³ 朱利安·贝尔致埃迪·泼莱菲尔，1936年2月22日，MISC/82/9，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邮局工作人员打开过好几封朱利安的信件，所以他给叔华的信用的是假名。他称她为“亲爱的露西”，并问他们以后怎么联系：“我离开中国以后，你必须考虑用什么地址的问题。在这儿你能有个邮箱吗？”⁷⁴叔华读到这封信的同一天，即朱利安启程的前夜，陈西滢也给他寄了一封手写的短信。朱利安已经向很多透露过自己想去西班牙打仗。陈西滢希望他不要把很快把这个消息传回武汉，因为他担心叔华会自责，认为是自己把朱利安逼到危险的战场去的。他还拒绝了朱利安给他的建议——很可能是让他和叔华分手。

我依然遵守我原来的决定。你可以把你的任何消息寄给我，或者给我们两人。我不会有任何隐瞒。

不过，如果你有所打算，我觉得最好先缄口不谈，如果非说不可，那就让我们及时知道。这么快就把消息散布出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但却会让某个人内疚不已——她会因为你的事而自责。

我觉得你确实对我知之甚少，因为你只能通过某人编造的一切来了解我，那是她为自己辩解而捏造的，而我也不认为你真的了解她。当然你不会承认，不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接受你的建议⁷⁵。

在广州重聚之后，朱利安和叔华一起在香港度过了最后几天。他们到山上漫步，吃从树上现摘下来的橘子，还为他庆祝生日。叔华谈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举办展览的事。英纳斯·杰克逊也在同一时间回英国，和朱利安在一艘船上。他很紧张，唯恐两位女人在甲板上撞见。在海上的几个星期，朱利安不断地给叔华写信。在给瓦内萨的信中，他表示很担心叔华：“她什么也记不清了，她以前从没这样过。她高兴的时候，一切都还不错，一旦她情绪不好，就会极度消沉”。⁷⁶回到武汉两天后，叔华给他去了信。陈西滢从廖鸿英那里得知朱利安是从香港乘船起程的，就指责她又去和他见面。

他见到我的时候，样子很难过，没说什么。他肯定恨我，但我能怎么办？我不承认去见过你。我只说是你想见我，我没办法。我不想说谎，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我得呆在中国，攒够钱之后才能找机会离开。我必须努力争取父亲遗产里我应得的份额……我得用功，我必须写作和画画……这里还是冬天，我的心情也是冬天⁷⁷。

叔华始终装作是朱利安追着她到广州，事先自己并不知情的样子。1937年3月16日，陈西滢用英语给朱利安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谴责信：

⁷⁴朱利安·贝尔致列奥·陈太太（凌叔华），（1937年1月），亨利·W和阿尔伯特·A·伯格搜集的英美文学集（纽约：纽约公共图书馆）

⁷⁵陈西滢致朱利安·贝尔，1937年1月29日，CHA/1/124，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⁷⁶朱利安·贝尔致瓦内萨·贝尔，1937年3月，CHA/1/55/3/18，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⁷⁷凌叔华致朱利安·贝尔，1937年3月2日，CHA/1/123，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我很痛苦，但更惊诧于你的所作所为。你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写信给叔华，更不会和她见面，除非她约你。我以为，无论你在某些事上道德原则如何，但作为英国人，你还是会信守诺言、顾及尊严的。但我却没有想到，你居然连某些道德原则（如忠实于朋友）都能置之脑后，你把所有原则都抛弃了。无视诚信，不顾尊严，不遵守诺言——也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你不断地写信给她，跟着她、追踪她，纠缠她，不仅未曾得到她的同意，也违背了她的意愿。无赖就是无赖，我只能怪自己居然相信无赖身上还会有某些善存在⁷⁸。

朱利安·贝尔在中国曾写信给瓦内萨说，“我喜欢想象我们都变得声名显赫，然后，在某个文艺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书信能被出版。”⁷⁹他没有想到他的隐私会在某一天被昭示于众人。

2000年12月初，我在地铁书亭里买了一份《北京青年报》，我翻阅报纸的时候，一个标题映入眼帘：《虹影再造 30 年代传奇》⁸⁰，还有一个副标题“革命+恋爱”。我很快就明白了，虹影的小说写的是凌叔华和朱利安·贝尔的风流韵事，这个素材正是我当时还在努力探讨的。故事写得很煽情，美国的追星族和好莱坞电影都很迷恋这样的东西。我不打算用叔华的故事来满足大众窥视的欲望。而现在，我却无意间从报纸上得知，整个故事已经成了公共消费品。

《K》是虹影小说的标题，书中交代了材料来源，但却违背了学术公约，以赤裸裸的方式涉及了个人隐私。60年代，贝尔家人准许历史学家彼德·司坦斯基在写作传记时采用朱利安未发表的信件。应凌叔华的要求，贝尔的家人请司坦斯基在引用信件时不要透露她的身份。因此，司坦斯基用字母 K 代替了叔华的名字。在来中国以前，朱利安在英国有过一连串女朋友，司坦斯基也按照顺序用字母来指代她们，如“A”“B”等等。任何人都能把司坦斯基的《边地之旅》与已经发表的朱利安·贝尔的信件看成一个整体，体会到其中的言外之意。但虹影的小说却毫无顾忌地违反了规则。她一面声称自己的作品是虚构的，一面却又以小说的历史原型吸引公众的兴趣，却不考虑这可能会伤害他人的自尊。在《K》中，她用很容易就被人看穿的“林”来指代凌叔华，用“程”来指代陈西滢，而朱利安用的还是原名。这份《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透露了小说人物的“真实身份”，还很有蛊惑力地声称中国读者现在可以了解现实中这件段情事的来龙去脉了。

此前一个月，伦敦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讲师赵毅衡，在广州《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朱利安与凌叔华》的文章⁸¹，不巧的是，赵正是虹影的丈夫，他表示这本小说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的，而且描述了凌叔华与朱利安之间的亲昵关系。与这篇文章一起发表

⁷⁸陈西滢致朱利安·贝尔，1937年3月16日，CHA/1/124，现代档案（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⁷⁹彼得·斯坦斯基及威廉·亚伯拉翰，《边地之旅：通往西班牙内战的两条道路》（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6），98页。

⁸⁰尚晓岚，《虹影再造三十年代传奇》，《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4日。

⁸¹赵毅衡，《朱利安与凌叔华》，《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日。

的还有两位主角当时的照片。他的文章很及时地为小说的发布做了宣传，而《北京青年报》、《四川青年报》等报纸则捡起了这个故事，加以传播。中国的文学刊物《作家》先行发表过一章，显示了虹影在描写小说中的性场面时其创造力之高超。在这些章节里，她赋予了主人公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道家房中术。而实际上，即使是朱利安本人在提到那些隐秘时刻的时候，也只是用了“墨画的节肢动物”这样的隐喻。

凌叔华的女儿陈小莹在伦敦——虹影也住在那里——对中国的出版机构进行了抗议，她认为这本书将她的母亲描写得不知廉耻，把她父亲写成了一个性无能的人。1921年春天，她向北京海甸区提起诉讼，控告虹影侵害她父母的名誉权。在为小说进行辩解的过程中，虹影声称她并不是故意要损人名誉。谈到小说涉及的人物时，她对新闻媒体说：“林是当时要摆脱传统观念桎梏的少见女性，她应该被视为女权主义的女英雄。”⁸²然而，她关注的只是凌叔华私生活中的性爱细节，而对作为作家的她则轻描淡写。小说中的朱利安在一天晚上送给林一首诗歌，这首诗直接引自1936年朱利安·贝尔寄给瓦内萨的那首十四行诗《交合之后》。对于这份文学礼物，林回赠给他的是性爱，小说中一场最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的性爱。

在编造的那些细节中，《K》最糟糕之处在于，在描写林的心理变化时完全缺乏想象力。虹影的这个故事是从朱利安的角度、而不是从女主人公的角度来讲述的，因为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大量细节都直接来自朱利安·贝尔那些发表过的信件，却忽视了凌叔华留下的材料。身为小说家，她白白浪费了那种让传记作家艳羡的发挥想象的机会。

2001年7月，负责审理陈小莹诉虹影案的北京法院以双方当事人都是英国公民为由，驳回了诉讼。陈小莹又向长春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追加在长春出版的《作家》杂志和《四川青年报》为共同被告。这两个出版物都发表过《K》片段。2002年12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裁决原告胜诉，判决要求虹影作出赔偿并发表公开道歉。法院这个判决依据的是《民法通则》中有关名誉权的规定。1988年，一位妇女控告一篇虚构故事损害了她已故女儿的名誉权，法院作出了划时代的判决，判定被告付给她赔偿金。随后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阐释支持了这一判决，并确认，若死去的先人名誉受到损害，可以由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提起诉讼⁸³。这一判决不同于西方法律条款，在西方法律中，随着相关个人的死亡，要停止一切诽谤行为。陈小莹告诉记者：“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如果有人诽谤我们的祖先、父母或祖父母，就像是诽谤我们自己一样。”⁸⁴她后来告诉我，如果虹影没有公开地把《K》牵扯到她的父母身上，她不会去受这样一场既耗费时间又耗费钱财的官司折磨。她不仅仅是为了父母的名誉而战，也是为了偿还她父亲默默承受的无尽的痛苦。

尽管对朱利安难以割舍，叔华并没有与陈西滢分手。不像当初朱利安设想的那样，她没有打算离开，或者说也不愿意离开。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名声，她留在了中国，与陈西滢

⁸² 朱元，《小说家在名誉损害案中败诉》，《中国日报》，2002年12月9日。

⁸³ 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比较法研究》4期（2002年）：22-34页。

⁸⁴ 哈密西·麦克唐娜，《性爱小说？色情事实，法院裁决》，《时代》2003年1月27日。

呆在一起。在珞珈山，他们等待着北方的消息。前一年，武汉学生曾以罢课来示威，声援在被国民党在搜捕清华大学时当成共党同犯抓起来的北京师生。如今，国共两党发起了第二次合作，日本人在观察他们的动向。当初的激情消退了，叔华怀着小心谨慎的心情，试图重新修复家中的安宁。五月，她在一份叫《青年界》的出版物上发表了短文《小莹》，描写下过十几天雨后，在春天的早晨醒来见到太阳时那种欢欣的感觉。树木闪闪发亮，麻雀吱吱喳喳。她与小莹在住所附近的山路上散步，听女儿算哪天是爸爸的生日。吃过饭后，小姑娘担心会忘记日期，就走到书桌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我们下星期日过江吃饭看电影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爹爹的生日。”⁸⁵

长大后的陈小莹说，她从不记得妈妈曾抱过她，或说过什么慈爱的话。她背上有一块伤疤，那是她小时候，叔华换尿布时把别针扎进她皮肤里留下的。叔华开始没有注意，后来才赶紧将幼小的女儿送到医院去。叔华说，生小莹时她赖在肚子里，很长时间也生不下来；1936年在北京做手术，她又说那都怪小莹。小莹记得小时候总是父亲抱着她，和她一起玩，让她感受到爱。叔华经常从孩子的角度来写作，但并不意味着她想去理解女儿的情感世界，理解她的行为对女儿心灵的影响。关于朱利安，小莹只记得他曾把她和一个朋友从他的船上抛进东湖里，也不想她们会不会游泳。那次她差点被淹死，这段记忆在她脑海里依然那么鲜活。一天在珞珈山上，小莹对妈妈说她要去东湖自杀。现在她推想，当时自己还是孩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恐怕是听到母亲在那次婚外恋中曾经威胁要自杀。不过，这场情事并没有以叔华的自杀而告终，虽然虹影的小说把她的自杀当作了结局。

武汉的人还都不知情，朱利安已经真的去了西班牙。经不住瓦内萨的恳求，他做了让步，只是在西班牙的医疗救助队里当司机。在一次共和军对马德里西部的进攻中，朱利安开着一辆雪佛兰救护车去帮助受伤的士兵撤离。1937年7月18日，他正驾车在维兰努瓦·德·拉·坎拿大附近的一条公路上行驶，一枚炸弹落了下来。弹片击中了他的胸部，他被送进医院。一位朋友说，朱利安在临终前，低声说道：“啊，我一直想有一个情妇，还想上战场，现在两样都有了。”

⁸⁵ 凌叔华，《小莹》，见《凌叔华文存》，陈学勇编，（中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667页。